

「水立方」主設計師 Chris Bosse

人與自然融入科技長卷

■ 首次為香港進行設計，Chris Bosse 顯得分外興奮。

為迎接里約奧運會的到來，香港全城鼓動，連曾負責中國國家游泳中心即「水立方」設計工作的德國設計師 Chris Bosse 亦來到香港，為新城市廣場中庭設計運動展館《躍動·影動傳城》，展館外形承襲了當年「水立方」的「蜂巢狀」結構特色。而場內兩組長達25米的環迴熒幕則以3D動畫形式呈現射箭、田徑、劍擊、跳水及足球等體育項目，猶如奧運版的《清明上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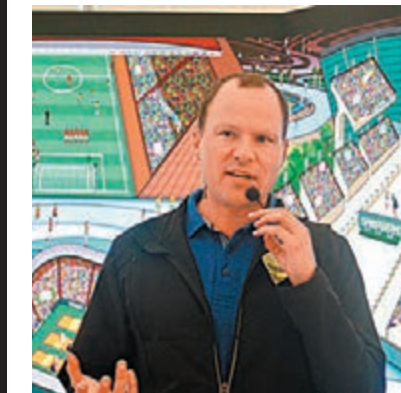
文、攝：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劉雨馨



■ 《躍動·影動傳城》展館外形由32塊六角形組成，與「水立方」設計風格相近。



■ 超闊環迴LED銀屏3D呈現運動員在9個仿照實景繪畫的運動場館競技。



■ 里約競賽3D動畫LED屏幕裝置—設計師 Chris Bosse。

Chris Bosse 在德國及瑞士接受教育，主修物質結構與空間概念的電腦學。擅長以數碼技術及電子與實驗性形狀尋求突破傳統結構及建築。2007年，Chris Bosse 與 Tobias Wallisser 及 Alexander Rieck 創立 LAVA 建築公司。Chris Bosse 曾獲得第9屆威尼斯建築雙年獎，並於2012年被 RIBA award 選為新興建築師及最舉足輕重的40位的亞洲新建築師之一，是新一代建築師中的佼佼者。



■ Chris Bosse 擅長以電子與實驗性形狀突破傳統建築。

Chris Bosse 是2008年北京奧運場館「水立方」的主設計師之一，這次《躍動·影動傳城》展館的外形由32塊六角形組成蜂巢形狀，與「水立方」設計風格相近，像是縮小版。Chris 的設計理念一直是將科技與自然中的圖案結合，以設計出更環保、智能而且具有可持續性的建築。六角形運動場館採用了 Chris 最喜歡的輕巧且堅固的 LYCRA 布料為建築物料，這種材料常被用於製作運動泳衣，大膽的選擇，打造出簡約的建築造型。外形建築用白色的背景襯托和合理的透光性呈現，將 LED 熒屏的色彩表現得非常豐富，恰到好處。

而場館內里約競賽3D動畫LED屏幕裝置，以《清明上河圖》長卷為概念，將118萬平方呎的里約場館納入25米的超闊環迴LED銀屏，呈現3D立體運動員在9個仿照實景繪畫的運動場館競技。製作團隊由10個本地CG專業人士組成，採用 Motion Capture (動態擷取) 技術捕捉每個動態，他們的設計理念是希望透過「清明上河圖」的全景表現方式，將奧運比賽情況活現眼前，讓觀眾可以看到每一個運動員的姿態，產生親歷會場的感受。設計師 Chris 說，這個3D動態全景富有玩味，他尤其希望小朋友們能在互動中尋找樂趣。被問及自己最享受甚麼體育運動，Chris 笑言：「最喜歡游泳。」這也是他希望設計「水立方」的原因之一。

Chris Bosse 及其團隊 LAVA 擅長將大自然常見的圖形和符號融入到設計中，此次六角形場館的靈感來自珊瑚礁和水分子的形狀。Chris Bosse 的設計理念是將「人」、「科技」、「自然界」三個元素結合，達至「MORE WITH LESS」的效果，也就是能夠少花一些物料、時間、能源與金錢來建造更多的建築。對於 Chris 來說，他認為自然中有許多造型都非常有可塑性，比如蜘蛛網或者珊瑚礁，在看似雜亂的圖案中都能夠找出規律。自然中的一些幾何造型也可用於不同的比例，可大可小。觀眾置身於六角形裝置內，感受會有所不同，Chris 解釋說：「大多數時候我們房屋的結構運用方形和直線，而在自然當中很少會看到直線，坐在這個裝置空間內的感覺很奇怪、很自由；我很想用這個結構做一棟房子！」

場館裝置從開始構思到實現用了3個月，可是 Chris 說實現這個建築的過程長達40年之久。早在上世紀70年代，他就萌發了對建築的熱情，他最崇拜的德國建築師 Frei Otto 是他一生的導師，Frei Otto 參與設計的1972年慕尼黑奧運場館也一直是他最受啟發的建築之一，Chris 說：「它看起來並不像一座建築，更像是一個 Futuristic Landscape (未來景觀)，和周圍的自然環境結合得非常好。」今次為新城市廣場做的設計，是 Chris 首次為香港設計的作品，他對香港的建築設計非常認可：「Norman Foster 設計的匯豐銀行總部就非常具有特點，香港人口密集，科技發達，許多高樓結構堅固，也解決了人口多的問題。」Chris 和奧運會也有很多情感，從1972年慕尼黑會場受到啟發，到2008年為北京奧運設計「水立方」，他對即將到來的里約奧運會也充滿期待，雖然近來兩屆奧運會場都以舊翻新，但是 Chris 表示：「奧運會是一個將人類能力與創造力通過建築體現出來的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源於自然的造型靈感

藏戲面具的「不老」秘密

新華社電 60歲的索登做的不是普通面具，他說得很有底氣：「我這個面具做出來，保存1,000年都沒問題。」索登見過他師父收藏的面具，面具有300年歷史，到現在完好無損，且能使用。索登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貼布脫胎藏戲面具傳承人。外人看不出來，那些栩栩如生的面具都是由草原上的舊帳篷布一塊塊拼貼而成。45年來，索登做過1,000多個藏戲面具，其中包括釋迦牟尼、威武的格薩爾八十大將、將佛教傳入西藏的蓮花生大師，還有藏傳佛教護法神。

德格貼布脫胎藏戲面具和格薩爾藏戲有關。當地人說，格薩爾藏戲是甘孜州德格縣佐欽寺第五世佐欽法王土登·曲吉多吉於19世紀末創編的。曲吉多吉把從西藏桑耶寺傳來的面具製作工藝提高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製作一個面具需要耗費一周、甚至一個月的時間。面具製作離不開特製的泥土。索登需要到離家20多公里的「神山」，採集這種黏度高的泥土。之後，按照唐卡的造像比例尺，把這些泥巴被塑造成不同形象，泥胚要貼上一層軟紙。然後，索登開始把由舊帳篷剪成的

布條一片一片貼上去，用的黏着物料是由膠水、牛皮和防腐藥劑熬製而成。

索登說，棉質的舊帳篷經過風吹日曬，不變形，材質比新帳篷更耐用。每貼完一層，索登要用大大小小的木頭工具在面具半成品上打磨，讓布料和泥巴緊貼在一起。「一天表面只能貼一層：正面貼6層，背面貼12層。正面貼的少，因為五官輪廓凹凸地方多，不好貼平。」索登說。等到貼好的模型曬乾，索登用類似大木勺的工具把泥巴敲掉，取出面具，最後上色。面具的價格從300元至8,000元不等。索登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做面具，來自內地甚至海外的訂單應接不暇。

有人建議索登到成都辦個工廠，被他拒絕了。「如果辦工廠就沒時間帶徒弟了。錢是無常的東西，吃穿過日子夠用就可以了。」在索登看來，帶徒弟才是他一輩子最重要的使命。他7歲的時候被德格縣佐欽寺高僧索甲選中作為「工巧明」，也就是手工藝的傳承人。「他怕文化斷了，把畢生絕學全部傳給了我。」索

登說。唐卡、壇城、雕刻、塑像、鍍金、陶藝、編織、藏裝……天資聰穎的索登學會了老師傳授的所有內容，藏戲面具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索登一直記着高僧在圓寂前的叮囑：「不要為了所學的技能貪錢。能幫助佐欽寺的時候就幫一把，徒弟要好好帶，把文化傳下去。」

從15歲開始帶徒弟，索登已記不清自己究竟帶了多少徒弟。他們當中有人做了寺院裏的堪布，有的做了老闆。但他們當中現在做面具的並不多。「一個原因是嫌髒，整天泡在泥巴裏。另外一個原因是沒有耐心。」索登說。索登最擔心的，是弟子沒有學完就離開。他多年前路過一個青海的寺廟，看到寺裏的一個面具鬆軟變形，就問原因。「可能是沒保管好吧，15年就壞了。據說是佐欽寺傳人索登老師的弟子做的，佐欽寺傳下來的手藝不會有問題。」一個老僧人告訴索登。索登檢查了面具，發現面具的6層布是一次性貼上去的。他了解到工匠是他的一個弟子，心裏很不安。

過了段時間我去拉薩，正好遇到他。他長胖了，胸前掛了滿滿的大珠子，看起來有上百萬的樣子。我第一眼看到都不敢認。」索登說，那個原本出身貧寒



■ 正在製作藏戲面具的索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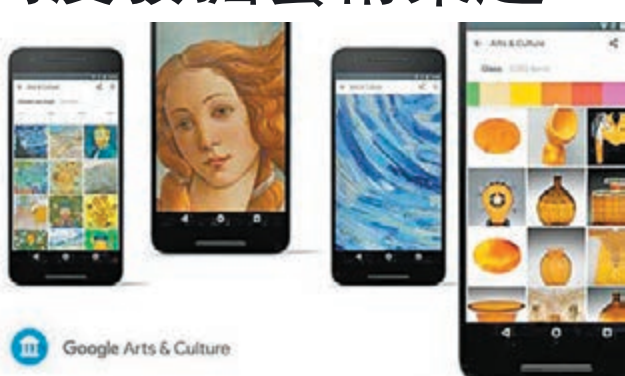
的徒弟已經成了一個小老闆。「他請我吃飯，我不想去。我跟他說，你不懂的東西問我可以，但不能騙人。然後我把青海看到的告訴了他。後來，他把錢全部退回去了。」索登說，現在他會跟每一個徒弟叮囑，只有學成以後才能走。索登已經把藏戲面具的手藝傳給了兒子和女兒。按照過去佐欽寺的規矩，唐卡和面具技藝傳男不傳女。但現在懂得的人少了，索登擔心以後手藝失傳，所以破了這個規矩。「我現在的願望就是能一年收十幾個徒弟，把這些手藝傳下去。」



■ 索登製作的藏戲面具。

Google Arts & Culture 以創新角度發掘藝術樂趣

為了增添發掘藝術時的樂趣，日前 Google 推出了 Google Arts & Culture 網站。Google 虛擬博物館目前與全球70個國家博物館、藝術館及組織合作，收集了成千上萬件「虛擬藝術品」及其背後的歷史故事。用戶只要在 Google Arts & Culture 網站中進行搜尋，如輸入「shoe(鞋子)」，就能找到無論是出現在畫作中的鞋子，還是作為展品陳列的鞋子。使用者甚至可以選擇以人氣度、時間或相關顏色來閱讀搜尋結果，例如按色調瀏覽梵高油畫，細細琢磨其作品為何從灰暗色調演變為鮮豔筆觸。同時，Google Arts & Culture 還推出了可分別用於 Android 或 iOS 系統的



■ Google Arts & Culture

應用程式，方便藝術愛好者跟隨語音導言，體驗360度的「Cardboard Tour」，當中亦包含了具有香港特色的地點及藝術創作，如聖雅各福群會及藝術研究中心、灣仔「藍屋」以及「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塗鴉作品。

文：趙偉

坐在「公共空間」拍攝「路上歇息」

是城市設計影響生活，還是生活影響城市設計？在沒有空曠的街道，為了保持儀態，我們真的只能站到腰酸背痛，站到老眼花嗎？當走過大街小巷都找不到一張乾淨的板凳，已筋疲力竭累得不想再挪動腳步的你，會希望在「公共空間」內安置一張什麼樣的「凳」呢？都市人又究竟能不能自行設計出屬於自己的「公共空間」？知名創作人、攝影師、香港設計師協會會員、「空凳」概念提出者姜永生認為，在路上突然停下腳步，既可能是一場迫不得已的噩夢，也可



■ 姜永生作品《The City Without Chair》。



能是無拘無束的釋放。而凳上人的坐姿由眾多因素所決定，比如椅子的設計；休息者的性別、民族、社會地位，還有不同地域的文化差異。為探討城市空間與「坐」文化之間所存在的關係，香港設計總會在「第二屆深港設計雙年展」正式開展之

前，協同 K11 舉辦「路上歇息」主題系列攝影比賽，邀深港兩地市民一同在路上停一停，稍作休息，拍下於「路上歇息」時的影像，而獲選作品則將有機會和姜永生的攝影作品一同呈現在 K11 的藝窗之內。

文：趙偉

遞交作品截止日期：2016年8月25日(晚上11時59分)

遞交作品方法：<https://goo.gl/tLupcG>

(參加者於網上填妥表格及將參賽作品上載至參賽報名網頁)

作品格式：1620mm(W)、300解像度、JPEG/TIFF格式、大於3MB及小於8MB